

★ 传世经典 ★
长篇小说

熬过^①

(1949—1976)

完整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的岁月

翻开本书，逐一走过镇反(1950)、土改(1950)、合作化(1953)、大跃进(1958)、大炼钢铁(1958)、大锅饭(1958)、大旱灾(1959)、文革(1966)，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(1976)……了解一个村庄里的国家缩影，几个人物身上的民族历史。

寒川子 著

海潮出版社
HAI CHAO PUBLISHING HOUSE



熬过^①

完整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的岁月

翻开本书，逐一走过镇反（1950）、土改（1950）、合作化（1953）、大跃进（1958）、大炼钢铁（1958）、大锅饭（1958）、大旱灾（1959）、文革（1966），以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（1976）……
了解一个村庄里的国家历程，几个大人物身上的民族历史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熬过：完整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的岁月. 1 /

寒川子著. — 海口：海南出版社, 2015.3

ISBN 978-7-5443-5843-9

I. ①熬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2517号

熬过：完整讲述共和国历史上最折腾的岁月. 1

作 者 寒川子
责任编辑 王振德 卫淑霞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印刷装订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
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邮 编 570216
编辑电话 0898-66817036
网 址 <http://www.hncbs.cn>
开 本 680毫米 x 990毫米 1/16
印 张 18.75
字 数 269千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3-5843-9
定 价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10-85866447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主要人物关系表

——表示直系亲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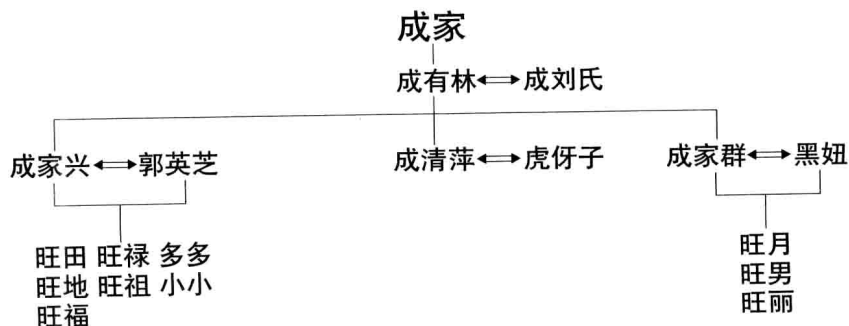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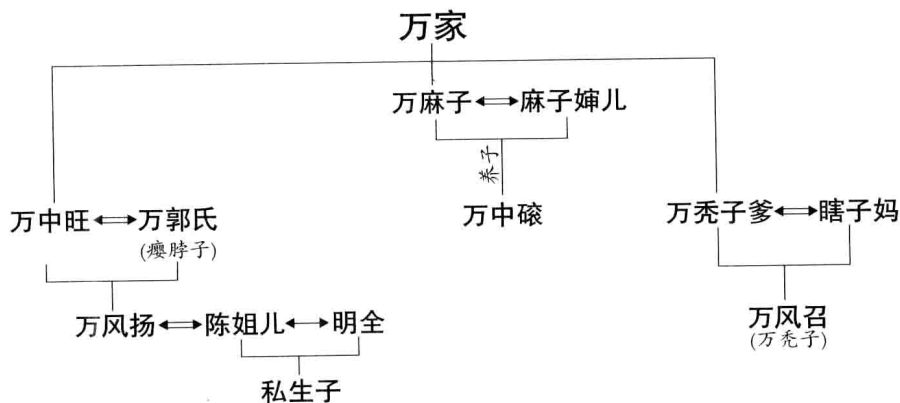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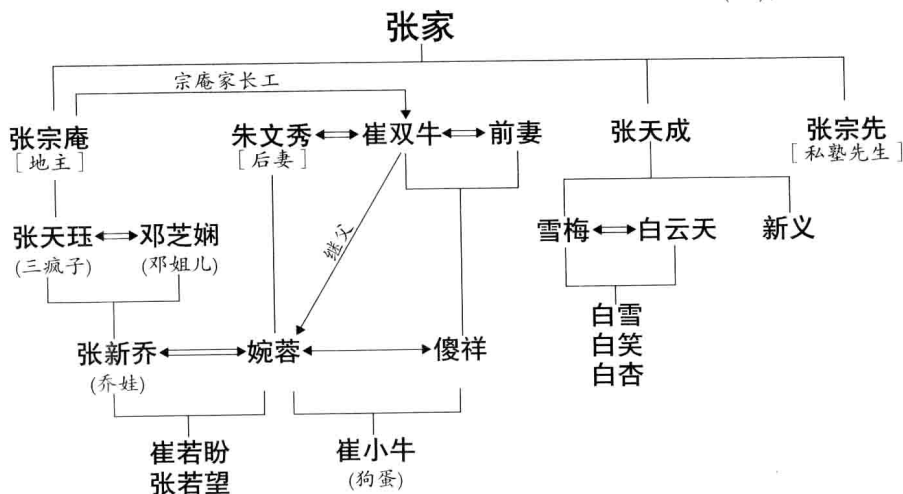
↔表示婚姻关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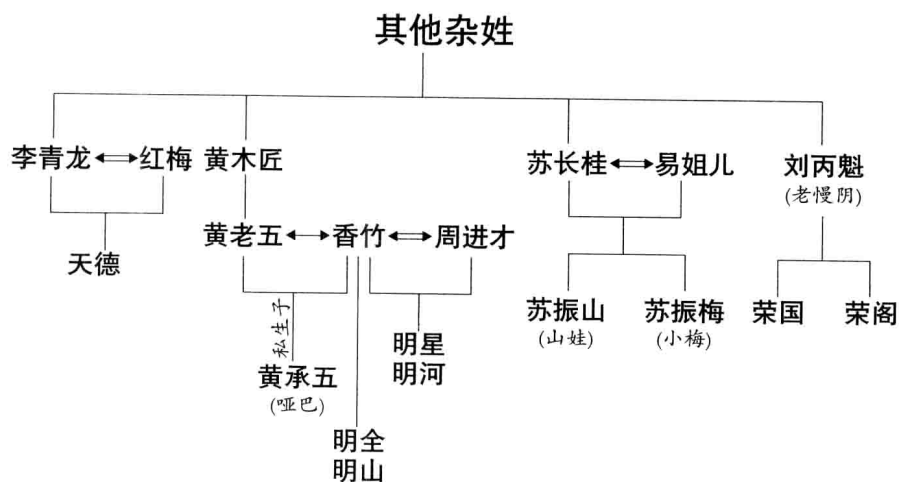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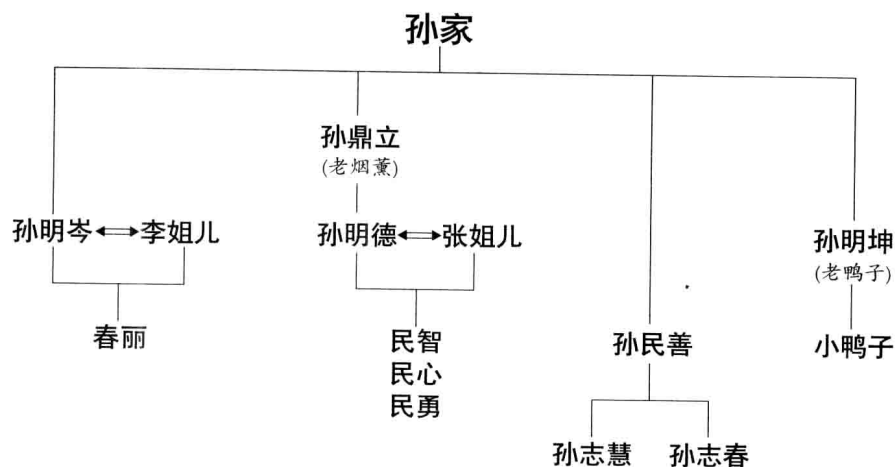
↔表示男女关系

→表示普通关系

[]表示身份

()表示俗称





其他出场人物：

工作人员：李司令、韦光正、刘书记、白云天、易六成、骆主任
魏部长、郑部长、马尚锋（马上疯）

农 技 站：刘东、姚起林、张爱红

小学教师：郑秋海

赤脚医生：天旗

序言 引窝蛋^①

连绵不绝的八百里伏牛山在其南麓造化出一块南北长三十里、东西宽不足十里的狭长福地，鸟瞰起来，像是一个北高南低的独木舟。无数条溪流从北山交错起伏的峰峦中潺潺流出，长蛇似的沿山势蜿蜒南下，在舟的北端汇出两条小河。两条小河沿舟底一道不太高的沙石岭两侧并肩而流，在中间岭尽处相交，汇成一条稍大点儿的河流，没入成片错综复杂的矮山低岗之中。坡岗再南是一望无际的涅襄平原，也是伏牛县的重要粮区。

谷中人管从东北游来的长蛇叫黑龙河，管西北游来的叫白龙河。二龙并流之后的稍大河流，自然叫做双龙河。

双龙河自双龙镇开端，扭来折去地南流十里，河床陡然开阔，形成一大一小两处河谷，状如一只倒挂的葫芦。在葫芦的大肚子两侧，各立一座庙堂。河东的叫黑龙庙，河西的叫白龙庙，庙里各供一个龙爷。

这年深秋，解放军一个正规团和伏牛县大队近两千人开进谷地，合

① 引窝蛋，母鸡下蛋前会看看自己窝里有没有蛋，有的话它会继续在那个窝下蛋。所以一般拣鸡蛋的时候，会留下一个鸡蛋在鸡窝，诱引母鸡下蛋。

力清剿国军上校王金斗残部，谷地上空几乎天天都有枪炮声。

一日后半晌，双龙河的大肚子葫芦里枪声大作，杀声震天，在附近干活儿的村人无不抱头鼠窜，四处躲藏。

及至傍晚，喧闹声稀落下去。河西白龙庙的正殿里，白须飘飘的老道长身着道袍，神态安详地端坐于由蓑草编成的蒲团上，面前盘坐一个居士，瘦高个子，手拿一根特长的烟杆儿，靠玛瑙烟嘴处挂一只五色布绣出的烟袋子，远看像是端午节姑娘们绣的香囊。

一大群人从双龙河谷里走来，听声音有几十人，脚步声很是整齐，由东而西，渐渐靠近白龙庙。居士的耳朵连动几动，睁眼望向老道长，见他神态依旧，渐也安定下来。

这群人并未进庙，只是从门前的土路上经过。看到他们走远，一直守在庙门口的年轻道士长出一口气，抬腿走向殿门，见天色暗了，径直走到烛台前，吹亮火绳，点燃台上的两根香烛，返身正欲走出，老道长说道：“进才，甭忙活了，坐下吧！”

叫进才的道士顿住步子，在居士身边的蒲团上坐下，望着老道长小声禀道：“师父，方才路过的是解放军和县大队，他们又打胜了！”

老道长没有接腔，而是将一双老眼缓缓移向居士：“鼎立，为师叫你来，是有大事相托！”

“弟子谨听吩咐！”叫鼎立的居士沉声应道。

“为师要走了！”老道长一字一顿。

“师父——”鼎立、进才皆是一震，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叫。

老道长缓缓闭上眼睛去。

一脸憨厚的进才哽咽了：“师父，您……面色红润，气色如旧，一切都是好端端的，咋……咋能说这话哩？”

老道长没有应话，大殿里静寂如死。许久，鼎立小声问道：“师父，依您修持，当可寿及天年，为何此时就要飞升？”

“树叶落了，天气变了，为师也该动身了。”老道长的声音依旧缓缓的。

“师父几时飞升？”鼎立紧凝眉头。

“明日午时一刻！”

“师父——”进才、鼎立改坐为跪，双双悲泣。

“鼎立，进才，你二人听好，”老道长启目敛神，久久凝视二人，“为师九十有九，三十九岁弃家修行，前三十年于伏牛山中辗转流浪，后三十年蜗居于此，本欲继续修持，以证道果，不想气候有变，为师不敢拂违天意，选择明日飞升。为此良辰吉时，为师已经斋戒、辟谷三十五日，及至明日午时一时三刻，届满天罡之数。”将头转向白龙爷塑像右侧，指着一口上釉的陶缸，“待为师吉时坐化，你二人可将为师肉身置于此缸，移开神像，在白龙爷座下掘地成穴，穴深七尺七寸，周围铺干灰两车，干蒿三十六斤，夯土实之，而后移回神像，不可晓谕他人！”

鼎立、进才双双叩首于地，泣道：“弟子谨遵师命！”

老道长闭目端坐。

候有一阵，鼎立问道：“师父行将仙游，可有开示弟子之处？”

老道长微微点头，睁眼说道：“人生修为，在明道德。这里有两部经书，你二人当可早晚捧读。”从身边摸出两套书，一是太上老君的《道德经》，二是真人鬼谷子的《阴符经》，递予二人。

二人双手接过，拜讫，叩道：“弟子谨遵师命！”

老道长点了点头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两本书，前者可使你们明天地之理，后者可助你们修身养真！”略顿一下，目光扫过二人，“为师早年得传一部奇书，近年来有所参悟，今日晓谕你二人，未来或有助益！”

“师父，是何奇书？”进才急问。

“此书叫《推背图》，是唐时奇书，据传为唐太宗时天相家李淳风所作。李淳风堪为大唐第一奇人，神鬼助之。贞观年间，此人上观天象，下审地理，中度民情，运神推算天下时运，一发而不可收，一气后推三十甲子共一千八百百年气运，得六十象。李淳风沉迷其中，聚神运神，正欲往后再推，同行袁天罡在后推其背道，‘天机不可再泄了！’李淳风乍然醒悟，遂将所推之象定名为《推背图》！”

“如此奇书，师父可否授予弟子？”鼎立小声恳求。

“不可！”老道长轻轻摇头，“此书占候天下吉凶，若节契然，自唐迄今，共历三十九象，无不应验。因其屡试屡验，自唐以来，历朝历代无不将其列为禁书，严禁天下传阅，得之者祸，传之者殃，因而你等不可习之！”

“师父，”进才两眼直盯老道长，“眼前之事，唐朝人怎能推得出来？”

老道长微微一笑：“我可画出一象予你，能与不能，你自忖度！”伸手摸出纸笔，随手画出一象，视之，是山顶站立一鸟，旭日出于海中，“你们先看此象，再听两句谶语，‘鸟无足，山有月，旭初升，人都哭。’”

鼎立、进才忖度半晌，谁也没悟。有顷，鼎立问道：“弟子愚钝，请师父开悟！”

“你们看，”老道长指着所画象图，缓缓说道，“这是《推背图》第三十九象，先听第一句，‘鸟无足，山有月。’鸟字去一足，为月状，立于山顶，为一‘岛’字。‘旭初升，人都哭’，旭即日，日本为岛国，其旗为太阳旗。此谶是说，日本岛国崛起，太阳旗所到之处，万人悲泣！”

进才、鼎立惊得合不拢嘴来。

“这还没完，”老道长接道，“与此象、谶相配的另有一颂，‘十二月中气不和，南山有雀北山罗，一朝听得金鸡叫，大海沈沈日已过！’你们谁能说出此颂的意趣？”

二人思忖有顷，竞相摇头。鼎立应道：“弟子愚钝，请师父开示！”

“起初，此颂为师也是不解，直到前几年，日本人投降，为师才算恍悟。‘十二月中气不和，’十二月中分，当指六月。那年六月，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入侵华。‘南山有雀北山罗，’日本人先得北，后图南，势如破竹，如罗网扑雀。‘一朝听得金鸡叫，大海沈沈日已过。’‘金鸡’在五行属金，当指鸡年。日本人投降于乙酉年，恰属‘金鸡’，因而也就‘大海沈沈日已过’了。”

鼎立、进才联想到几年前过老日的事，内中如拨云见日，不禁称叹。

“师父，”鼎立思忖一会儿，抬头问道，“听您方才说，此为第三十九象，弟子敢问四十象为何？”

“就目下而言，前三十九象，均为过去时运，皆得证验。自第四十象起，至六十象终，为未来时运，是否能得证验，为师不敢妄断。不过，就眼前而言，为师可示二象，你二人若能参悟其趣，或有助益！”

“恭听师父开解！”

“先看此象！”老道长先取一纸，复画一象，是三个孩子，其中两个在玩飞盘，中间一个在观摩。画完，指它吟出一首谶语，“一二三四，无土有主，小小天罡，垂拱而治！”

进才看一会儿象图，茫然无解，抬头说道：“请师父详释！”

老道长没有理睬，顾自说道：“此为第四十象，附加一颂：‘一口东来气太骄，脚下无履首无毛，若逢木子冰霜涣，生我者猴死我雕！’”

不及二人问话，老道长在象图旁又画一个新的象图，是一好武之人昂首而立，足踏一球，指象图说道：“此为第四十一象，有谶语道：‘天地晦盲，草木蕃殖，阴阳反背，上土下日！’再附一颂：‘帽儿须戴血无头，手弄乾坤何日休，九十九年成大错，称王只合在秦州！’”

鼎立、进才二人凝眉聚神，观看、思虑许久，仍不得趣。鼎立抬头望向老道长：“师父，弟子愚昧，一时悟解不开！”

“一时解不开，你就用二时！”老道长微微一笑。

“师父可有参悟？”鼎立忖知师父早已参破，有意问道。

老道长又是一笑：“李大师所推既为未来时运，可待未来验之。不过，为师可以开示一句：第四十象，当为未来一个甲子之气运。至于第四十一象，你们自去悟解！”

闻听此言，鼎立吸气运神，再审象图，反复吟咏谶言及颂词，似有悟，又似不悟，全心凝眉推猜。进才原本憨实，见状对鼎立道：“师兄，师父说的是，此二象既为天下大运，我当徐徐猜之才是，一时急切不得！”转向老道长，“师父，还请您开示近身之事，我们也好有所提防！”

“好！”老道长点头，“我就先为你说四句：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；委屈三十年，再植长生树！”

“弟子记住了！”进才叩首拜谢，“谢师父指点！”

老道长缓缓转向鼎立，也吟出四句：“天有寒气来，地有暖意埋；莫弃降魔杖，功成岗上柏！”

鼎立拜道：“弟子谨记！”

目录

序 言 引窝蛋 / 1

第一章 天雨雪 / 1

“爹，”天钰顿一下，接道，“咋能指靠风扬呢？莫说是他，即使政府也指靠不住。我了解土改政策，在上海时，我私底里看过一份报告，说土改是分步骤的：一是土地调查；二是按地划分阶级成分；三是挖财宝，开控诉大会；四是流血斗争，就是杀人；五是分浮财；最后才是分田地。咱村里的事，差不多验证了。眼下过去三道关，下面是该杀人哩！”

第二章 河坡地 / 48

“爹想过了，只要地分下来，咱家就有奔头。不是吹的，在四棵杨，除去张宗庵，比你爹更会种庄稼的人还没生出来！眼下宗庵没了，爹就是老庄稼。你好好跟爹学着点儿，咱父子俩合力，把这六亩祖地打点好。爹相信，不出三年，咱家的日子就会过得顶呱呱的。爹盘算过了，待日子过好了，咱就买头牛，置下犁、耙、耢全套农具，再为你张罗一房媳妇，生他几个孙子。天变了，爹就不信，咱成家一直旺不起来？”

第三章 合作社 / 92

“也没咋炼他，只用一招，就是鼓风。……今儿使张三通风给他，说政府要重新划成分，要是被划为富农，弄不好还要游斗他；明儿让李四报信给他，说政府既然把地分了，就不会干涉他，入社讲究自由，谁愿入谁入，不愿入可以不入。就这样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他始终忖不透我的底，托人探我口风，我说，现在入社，我欢迎，过去这几天，谁再想入，没门儿！他撑不过，主动套上牛，赶上车，加到我的社里来……”六成说到这儿，大笑起来，“来来来，喝酒！”

第四章 高产田 /145

白云天转向风扬：“风扬同志，看来，思想解放是个大问题。”将头扭向韦光正，“小韦，毛主席咋个教导来着？”

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！”
韦光正应道。

“对对对！”白云天拍拍脑门，笑道，“这个教导有点长，总是记不牢。风扬同志，你知道不，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，这不是产量问题，是革命路线问题，是革命立场问题。我和韦书记来，就是要大家端正态度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你通知一下，今晚召开群众大会，让大家统一思想，重新认识！”

第五章 四棵杨 /194

也是托共产主义的福，……无论是河坡地还是经过深翻的岗坡地，苞谷、芝麻、黄豆、红薯等，叶子无不绿得发墨。……

四棵杨人却对这些好庄稼视而不见。吃食堂了，吃皇粮了，跟全国各地一样，四棵杨人兴奋得几乎癫狂。这些庄稼既然不是自己的，自然也就顾不上了。从早到晚，他们无不昂着脑袋挺着胸，只将红旗打得高高的，歌儿唱得响亮的，号子叫得亮亮的，到七月中旬，又一窝蜂般拥向一个刚刚兴起的战场——大炼钢铁！

第六章 秋庄稼 /243

老有林心里一沉：“咋哩？连庄稼也不让收？”

青龙长叹一声：“唉，大爷，甭提了。我忖摸一路，只有一个法儿，放你回去，就说你的老毛病犯了。地里的庄稼，就交给你了。家里的老老小小，也任由你吆喝，能收多少算多少，甭累着，尽个心就中！”

第一章 天雨雪

山里的雪说下就下。三天朔风过后，空中先是砸下小米粒大小的雪珠子，落在地上乱蹦，接着是雪花，初时就跟春天的柳絮一样，飘飘袅袅，纷纷扬扬，扑脸迷眼。迎黑时，风住了，雪花大起来，四棵杨村连同周围的旷野渐渐罩上一袭白袍。

这是入冬来的第一场雪，天气骤冷，村里人还没适应，天未黑定，大部分人家就关门闭户了。及至人定^①，除了农会主席孙明岑家的门缝里依旧透出些许光亮之外，整个村落一片死寂。

明岑家的大门缝一直亮着。交三更时，院门上的柴扉悄悄打开，一条黑影闪出来，如做贼一般，轻手轻脚地沿墙脚缓缓移动。拐过两家人院落，黑影顿住脚步，回看一眼，拿出一块方巾裹在头上，陡然加快脚步，朝村外急急走去。

雪越下越大。快出村时，不知被何物绊了一下，黑影“哎哟”一声轻叫，歪倒在地。黑影再站起时，左脚有点儿跛，几乎是一步一拐。

① 人定，中国古时把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，每个时辰等于现在两小时，“人定”是十二时中的最后一个时辰，指夜里的21~23时。

黑影沿着村北一条土沟的沟沿跛行一里多，走近白龙庙的庙门。门关着，黑影迟疑有顷，用手拍打。不一会儿，庙门吱呀一声洞开，道士进才探头，目光奇异地盯向黑影。

黑影一把扯下头上的方巾，抬眼看着进才。因是夜间，进才认不真切，小声问道：“可是孙家施主？”

黑影嘘一声，闪进庙门。进才犹豫一下，反手合上门，跟在后面。

“孙家施主”是明岑老婆，在娘家姓李，按照此地习俗，村里比她辈分大的都称她李姐儿。李姐儿三十来岁，已育四胎，头胎得百日咳死了。从第二胎起，李姐儿就为白龙爷上香，产前进许愿香，产后进还愿香，接下来的两女一男全活下来，李姐儿也因此与进才成了熟人。

“道爷，他们住哪儿？”李姐儿顾不上别的，开门见山。

“施主是说，张施主一家？”进才反口问道。

前几日老道长羽化，进才接班成为新道长。近些日来，被土改工作队划为地主成分的张宗庵一家净身出户，被民兵们拘押在庙里，接受管制。除他们之外，庙内并无他人。进才问出此话，无疑是闲扯筋。李姐儿没理睬他，只拿眼睛盯住他看。

进才似也觉出来，呵呵憨笑两声，引她走到大殿门口，指着门道：“在里面呢！”伸手敲门，“张施主，快起来，有人寻你！”

殿里一阵响动，不一会儿，门吱呀一声洞开，张宗庵站在门口，见是李姐儿，先是一怔，继而哈腰笑道：“是李姐儿呀，真是稀客稀客，屋里坐！”

李姐儿转对进才：“道爷，我跟大叔说句细话，你到大门口守着，要是有人来，大声咳嗽！”

进才应过，朝宗庵拱了拱手，转身去了。

李姐儿跨进门槛，迅速关上房门。宗庵的儿子张天珏打着火绳，点亮油灯，殿内亮堂起来。李姐儿打眼一看，张家几口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，连个草席也没有。地上铺着几捆麦秸，显然是进才抱进来的。一个二十出头的俏丽女人靠在一捆麦秸上，身上裹一件又宽又大的道袍。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子拱在女人怀里，睡梦正香。女人两唇发乌，紧紧搂着那孩

子，身子微微颤动，两只大眼睛惊惧地瞟过来，落在李姐儿身上。天珏放好灯，亦走过来，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爹旁边，朝她勉强挤出一笑。

望着这家落难老小，李姐儿鼻子一酸，后悔没带一床棉被来。见女人越抖越厉害，李姐儿趋前几步，弯腰摸摸她的额头，急叫：“大叔，邓姐儿发烧了！”

邓姐儿就是那女人，姓邓名芝娴，是天珏两年前从大上海带回来的俏媳妇，说是扬州人，能唱会弹，为人和善，四棵杨人无不喜欢她，依村中习俗叫她邓姐儿。

“唉，”宗庵的眼圈红了，拿手揉巴几下，长叹一声，沙哑的声音几乎呜咽了，“李姐儿呀，全怪我，我这没用的不知中了哪门子邪，非让天珏他们回来，害了他们不说，也害了我的小孙子！”他不无追悔地蹲在地上，小声啜泣。

“爹，”天珏劝道，“咋能怪你哩？是我们自个儿回来的！”

“大叔呀，”李姐儿急了，“甭说这些了，赶明儿得找天旗来，无论如何要为邓姐儿把把脉，先退烧再说！”

“唉，”宗庵轻叹一声，“道爷汇报过了，他们不让天旗来！”

李姐儿生气道：“没心肝的，烧成这样了，还不让看。赶明儿我对明岑说说，一定得让天旗来！”

“谢李姐儿了！”宗庵作个揖，关切地问，“下雪了，冷成这样，又是半夜三更的，你摸着黑来，别是有啥紧要事吧？”

经他这一说，李姐儿就像醉汉醒了酒一样，不无懊悔地自怪自道：“看我这人，心路窄，遇到正经事儿容易岔巴，这不，差点误大事了！”

见李姐儿有大事，三人无不睁大眼睛盯着她。李姐儿将眼珠儿轮流扫向宗庵和天珏，怔了一会儿，方才说道：“大叔，你俩快逃吧！”

三人皆是诧异。

“逃？”宗庵眯起眼，“李姐儿，为个啥哩？”

“唉，”李姐儿轻叹一声，落下泪来，“他们定下了，赶明儿就要押送你爷儿俩到区政府去！”

“区政府？”天珏想了想，抬头问道，“大嫂，押我们去那儿干啥？”

“说是……说是……”李姐儿说不下去了，抹起眼泪。

宗庵猜出了，却不愿相信：“李姐儿，总不会是要……枪崩我们吧？”

“大叔，”李姐儿收住泪，“他们天不黑就到俺家开会，商量咋个处置你们。他们在堂间商量，我就在隔间偷听，妈呀，冷汗都吓出来了！”

“咋说的？”宗庵心里一紧。

“听他们说，赶明儿就送你俩到区政府，说是正丫（镇压）！我不知道啥叫正丫，正在心里犯嘀咕，有林大叔发话，问的也是这事儿。工作队的头儿，就是那个韦同志说，正丫（镇压）就是打死地主，打死范各鸣（反革命）。万碓子问，是不是枪崩，韦同志说，崩与不崩轮不到你……”

李姐儿的话音未落地，芝嫫就惨叫一声，晕死过去，怀中的娃子被她陡然松开，一下子出溜下来，滑在地面的青砖上。天珏急赶过去，一手抱起芝嫫，一手抱住娃子，脸色也是变了。

宗庵看他们一眼，缓缓蹲下，两手抱头，过了一会儿，抬头望着李姐儿：“开会的都是啥人？”

李姐儿慢慢扳起指头：“一共八个，仨是工作队的，你都见过，余下是咱村的，有娃他爹、万家风扬、万家碓子、成家有林、张家天成，说是四大姓各出一个鸡鸡（积极）分子，叫……叫啥子来着，对了，叫带裱（代表）！”

“四家各出一个，万家为啥出俩？”

“天成也问这事了，韦同志说，风扬不能算，风扬是区队民兵排长，不占村里带裱（代表）。万家的带裱（代表）是万碓子。”

宗庵点头：“他们还说些啥？”

“有林大叔先说话，说都整会（斗争会）开了几天，村里没啥人上台诉苦，能不能不正丫（镇压）。娃他爹跟着也为大叔说软话，天成